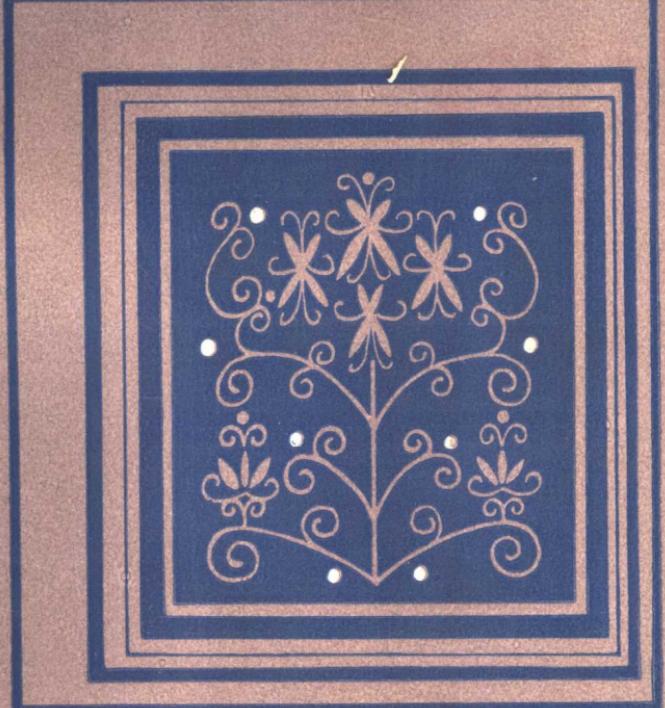


语文阅读文选

初中用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语文阅读文选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舞凤
封面设计：宋子龙

语文阅读文选

(初中用)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字数207,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7102·898 定价：0.67元

前　　言

目前，广大中学生及同等文化程度的自学青年，迫切需要提高语文水平。从阅读方面来说，首先应该切实学好中学语文统编教材；其次，还需要广泛阅读优秀作品，特别是名家名著。可是，由于中学生和自学青年限于图书和时间等条件，不可能逐一去阅读作家的专著、专集。为此，我们编了这个选本，以满足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课外阅读的需要，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陶冶美的心灵、扩大视野、丰富知识。

这套《语文阅读文选》，分初中、高中两册出版。全书按散文、小说、说明文、议论文等体裁分类。主要选了“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后的名家所写的文质兼美、脍炙人口的散文和小说，也酌情选了一些近年来的优秀新作；以我国的作品为主，也选了少量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以选短文为主。选编时，力求选文思想健康、语言规范优美、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篇目与统编语文教材的课文不重复。有些文章选自某些全集、选集、文集，我们保留了原来的注释；为帮助读者阅读，对一些文章，我们加了少量说明。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鲁善夫、王传业、何宗弟、吴淑春。

本书编选工作是在教学之余进行的，时间仓促，不足之处一定很多，恳切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1)
忆鲁迅先生.....	巴 金(1)
彭德怀速写.....	丁 玲(5)
雪浪花.....	杨 肖(7)
这样的战士	
——纪念人民英雄何大庆同志	李 株(12)
阳光满院	林 遐(18)
报矿姑娘	从维熙(22)
章 姐	俞伯周(26)
左光斗和史可法	马允伦(31)
火 刑	
——纪念乔尔丹诺·布鲁诺	郑文光(39)
居里夫人	王通讯(46)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杨 刚(52)
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	魏 巍(58)
我的自修生活	唐 强(66)
序 曲	韩少华(70)
迟 归	李冠军(74)
放蜂日记	陈淦生(76)

牡丹园记 严 阵(81)

鲁班学艺 琦 辰(87)
小溪流的歌 严文井(96)
向日葵和石头 严文井(101)
花的话 宗 璞(104)

好的故事

——野草之十 鲁 迅(107)
繁 星 巴 金(109)
再寄小读者(通讯六) 冰 心(111)
游了三个湖 叶圣陶(114)
延 安 杜鹏程(121)
在山阴道上 方令孺(124)
日 出 刘白羽(129)
校 园 袁 鹰(133)
长安街二题 谢先云(135)
匆 匆 朱自清(137)
可爱的故乡 茅 盾(139)
“早” 吴伯萧(141)
长城远眺 秦 牧(145)
早霞短笛 柯 蓝(148)

足 迹 王愿坚(151)

芦花荡

——白洋淀纪事之一 孙 犀(157)
黎明前的故事 茹志鹃(164)

求雨	赵树理(176)
长长的流水	刘真(181)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185)
海滨的孩子	肖平(195)
班车	蒋子龙(205)
花	
——致M·A·彼什柯夫	M·高尔基(211)
年轻的国王	[英国]王尔德(213)
秃尾巴狼王	[加拿大]欧·汤·西顿(221)
换装	[苏联]左琴科(232)
看看我们的地球	
我的籍贯	李四光(235)
我的籍贯	高士其(240)
萤火虫	贾祖璋(244)
植物中的钢铁	马南邨(248)
八只小猫	菡子(251)
笑	林斌 郑定光(253)
微型电子计算机	阿烈(255)
洲际导弹自述	朱毅麟(257)
立论	
札记摘录	鲁迅(261)
“差不多”——“一部分”	徐特立(262)
青年是人类的春天	谢觉哉(265)
个人与集体	郭沫若(267)

冷对千夫意如何 展翅高飞壮志多

- 热爱人民，热爱真理 王梓坤(277)
“〇点八五米”的启示 陈冠柏(280)

写给子女的两封家信 谢觉哉(283)

一封谈写作的信 何其芳(287)

一字之师 郭沫若(292)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294)

忆 鲁 迅 先 生

巴 金

从北京图书馆出来，我迎着风走一段路。风卷起尘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站在一棵树下避风。我取下眼镜来，用手绢擦掉镜片上的尘垢。我又戴上眼镜，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我在这树下站了好一会，听着风声，望着匆忙走过的行人。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够容纳下一个巨人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我说的是鲁迅先生，我想的是鲁迅先生。我刚才还看到他的手稿、他的信札和他的遗照。这些对我也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年来我就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感到疲乏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我常常记起他那些含着强烈的爱憎的文章，我特别记得：十三年前的两个夜里我在殡仪馆中他灵前的情景。半截玻璃的棺盖没有掩住他那沉睡似的面颜，他四周都是芬芳的鲜花，夜很静，四五个朋友在外面工作，除了轻微的谈话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帮助和鼓励，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对中国青年的热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

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够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地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啊。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象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象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象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辜负你。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国人的心里。”的确，这些年来他的慈祥的笑脸，和他在棺盖下沉睡似的面颜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我每一想到那灵前的情景，我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对我来说，他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一样。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

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象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个人想起他，都会立刻想到他的道德和他的文章。这是他的每个读者、每个研究者永远记住，永远敬爱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宝物。这些用不着我来提说了。今天看完了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展览出来，站在树下避风沙的时候，我想起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花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今天光明的新中国已经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

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风一直不停，阳光却更灿烂地照在街上，我已经歇了一会儿，我得往前走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

(选自《1949—1979散文特写选》第一册)

彭德怀速写

丁玲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下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

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前敌副总指挥的工作。

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适宜，不过在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所摧毁的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还有一张颇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顽强，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每一遇到一些年青的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看得出那些昂昂的心都在他的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温柔起来了。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着玩笑，说着一些粗鲁无伤的笑话，但更多的

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恳切地显着对一个同志的勉励。这些听着的人便望着他，心在那些话里沉静了起来，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但一当他不说话沉思着什么的时候，周围便安静了，谁也惟恐惊扰了他。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格的，虽说在生活中是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

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得很……”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那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来拒绝了。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选自《丁玲散文集》)

雪浪花

杨朔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拢岸的渔船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

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的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象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

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老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

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么？”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嘻，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象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鱼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

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份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说：“你有七十了么？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嘻，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膊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膊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膊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象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

老泰山说的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